

画里画外

HUALI HUA WAI

李燕 / 著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主编 / 胡小伟

策划 / 好风

闲聊丛书

山潤古齋

蘇軾唐宋元明清古今名人字畫



闲聊丛书

画里画外

李 燕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画里画外/李燕著.-北京: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
1998.2

(闲聊丛书/胡小伟主编)

ISBN 7-5057-1451-1

I. 画… I. 李… II. 杂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N. 1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29631 号

书名	闲聊丛书——画里画外
作者	李 燕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河北省新华书店
经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	河北省香河第二印刷厂
规格	787×960 毫米 32 开本 7.5 印张 10 万字
版次	1998 年 2 月第 1 版
印次	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	1--12000 册
定价	115 元 (全十册)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
邮编	100028 电话 (010) 64668676

总 序

胡小伟

大约在友侪中薄具“聊”名，有了这个选题，朋友就非拉我“主编”，说也“抽抽你的懒筋。”著作者和出品人都是我的朋友，曾在不同场合中酒酣耳热，言笑宴宴。想来假此形式，各出机杼，济济一堂，也是一乐。只当做东，过一把“聊斋斋主”的瘾。但承诺是债，倒着实让我食不甘味，寝不安席了一阵子。

“聊”(或“聊天儿”，“聊大天儿”)是京畿一带的词儿。东北人之谓“唠嗑儿”，上海人之谓“讲山海经”，四川人之谓“摆龙门阵”、“冲天壳子”，等等，都庶几近之。可见分布之广。其内容丰富而模糊，似乎包含着切磋、诘难、博闻、多识、捷辩、盘道、讲古、批评、议论、品鉴、幻想等多重混合意味，有时也是一种思想文化上的交流撞击，照说是社会生活中一种“虚实结合”必要的方式。带有极大的思辨特征和自娱性，以至很多人乐此不疲。这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精神文化现象，对思想文化的发展曾经起到过非常重要的影响和作用。无论“述而不作”，稷下学宫，兰亭雅集，还是论衡三教，鹅湖胜会，以至传承燭火之类，更不必说魏晋玄谈和唐宋以后的谈

禅，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事。

聊亦有道。首先得博闻广见，始底蕴深厚；其次是立论新颖，则中气充沛；再次意兴遑飞，尽迭宕之妙；再次语言幽默，得流转之欢；然后心态平和，有从容之致。古人云：“不有学也不足谈，不有识也不能谈，不有胆也不敢谈，不有牢骚郁积于中，无路发摅，也亦不欲谈。”（《古今谭概》序）可见自有一套学问。友朋相聚，谈天说地，道古论今，侃神聊鬼，达意抒情，化雅为俗，变俗臻雅，大雅力透象牙之塔，大俗直抵市井之区。聊者纵横捭阖，固然自得其乐，听者如座春风，不啻特殊享受，都是一种“化境”。回忆记事以来所得常识掌故，倒有一小半儿来自听人闲聊。

难得的倒是闲。生活压力，都市节拍，信息社会，消费诱惑，都催促着你一溜小跑，难以止步。善钓者会告诉说，激流边回水，瀑布下深潭，才是下竿之处。舒缓紧张，品味人生，静心养学，就需善自调剂，一闲对百忙。聊就是其中一法。

此番约来的各路聊主儿，所专非一，聊风各异。或睿智见长，或新异取胜；或禅机忽现，或单刀直入；或侃侃而论，或娓娓道来。对拈花示以微笑，当棒喝奋然醒悟，聆警语不觉深思，闻隽言报之捧腹，读者若有逸致闲情，把来一读，自能各取所需，得其所哉。

目 录

画里画外

中国画——国学体系之画

- 中国画——国学体系之画…………… (3)
- 略谈吴冠中的画…………… (7)
- 中国写意画浅论 …………… (14)
- 科学与艺术之关系 …………… (37)
- 用心与用耳 …………… (44)
- 艺术格调谈 …………… (47)
- 城市建筑要体现“京味” …………… (78)
- 中国画与画家之国际地位谈 …………… (81)

我深知父亲的心

- 我深知父亲的心 …………… (91)
- 李苦禅画师与孔夫子 …………… (95)
- 概率论公式与李苦禅史实…………… (110)

苦禅宗师与京戏·····	(118)
《李苦禅画集》序言·····	(121)
李苦禅的艺术观·····	(134)
苦禅老人的收藏与收藏观·····	(141)
苦禅老人心目中的邓小平·····	(150)
海峡两岸的丹青之谊·····	(153)
“窃璧归赵”二十年祭·····	(157)
珍贵的三张床·····	(161)
李苦禅与黄胄和速写·····	(164)
李苦禅赴港二三事·····	(167)
齐翁苦禅渔鹰缘·····	(170)
画师航天情·····	(175)

剪不断理不乱

侯老,您没走·····	(181)
反日漫画展与孙之俊·····	(186)
文怀沙老师印象记·····	(189)
土话一篇·····	(193)
壮家巾帼傲千秋·····	(196)
“李燕鱼”与“东坡肉”·····	(202)
可乐现象与茶文化·····	(205)
夸鸡得蛋·····	(208)
学诗管见·····	(210)

剪不断,理不乱	(213)
《胡同古韵》缘起.....	(215)
行止得宜,岁岁好年	(217)
后记.....	(222)

中国画——国学体系之画

中国画—国学体系之画

如今，言路宽了，论及什么是“中国画”的，早已郁郁乎百家之言了！于是，关心“中国画”的老百姓们也随之看到姿貌迥异的“中国画”争艳于开放政策的恩泽之所：饭店、画店、电视与地摊……有“茅台味”的，有“可乐味”的，有“楠木味”的，有“绿茶味”的，有“土产”的，有“来料组装”的，也有“造反精神”的和莫明其妙的。其命运也各走一经：有身价倍增而当世得福的，有象粤菜“龙虎斗”的“龙”而“活不成龙死成龙”的，有

怀璧在身尚无识价的，有价逾千万而了无其市的，有不以画名而以危言耸听著称的，有借“行活”之机聊以度日的，也有借关系导游“五五分成”而推销给外宾冤大头的！

但是，我觉得真正探讨“中国画”的本质，似应从喧哗的闹市与名利纷争之所走到群众之中，忘掉书画的“标价牌”与“广告牌”，而听听“外行话”里的真谛；或静坐于书斋，约知心学者侃谈一下。

我认为，既然“中国人”的本质可以从中国人的历史诸方面之总和中去把握，一个人的本质可以从其社会关系之总和中去把握，方为最科学的思路；那么，“中国画”的本质也似应从其所生的“国学体系”中去把握。

可否斗胆为之下个“定义”？“中国画”就是“国学体系之画”，是国学体系总和的表现形式之一；“国学体系”的稳固方面永远决定着“中国画”的“遗传基因”，而“国学体系”的活跃方面则永远决定着“中国画”肌体去吸取时代的新营养，并焕发着新时代的精神面貌。而且，这两方面决定和驱动着的“中国画”是以“自然为道”的渐进形式而非突变形式发展演进的。它的总趋势永如滔滔大江，一日千里而无一日休止地向东！但就某支、某段而言，则往

往会因种种非文化的偶发因素之干扰，而决定其一时一地的命运休咎。

中国历史上的大画家及其作品，都是立足于“国学体系”之上的。为说明这个问题，先父（李苦禅）很早就讲过：“只画画是小道。因为比画高的是书法艺术；书法之上有诗、词、歌、赋、曲；这文学之上有古典的‘无丝之琴’、‘无声之乐’；再上则是古典哲理：老庄、禅、易、儒。如欲使自己的画高，必须有画之上诸层的修养——以高度的哲理来统领其下共生的艺术，才有可能高。”为此，他常举宋代苏东坡为范例，他说“东坡是个了不起的全才！”东坡所涉诸方面交互一体，相得益彰。其才如“万斛泉涌”，“不择地而出”！先父还以明代徐渭为例，讲他兼军事谋略家、剧作家、诗人、书法家、大写意宗师与“丹经之祖”的“周易参同契”研究家于一身。近而他又以他自己在二十年代于北京组织“中西合璧”的“吼虹画社”为例谈到，中国书画家要象林风眠、徐悲鸿与弘一法师那样，兼有“国学”与“西学”之修养，并需了解民间艺术的气息，较古人更多一筹。

从宏观来看，曾经站在“分科而学”的立场上奋进过来的西方科学家们，已从“边缘科学”的自然产生，看到了今后“交融科学”的

必然前景。从而对中国古来的“整体观念”滋生了崭新的认识与研究。在不久前召开的“周易国际学术讨论大会”上，我从与国外及台湾省学者的交谈中，更加深了这种“返照”印象。

现在对“中国画”进行体系性的研究已具备了空前良好的时代条件与群众基础。在这种乐观形势下，我们有信心：明确什么是真正的“中国画”，什么是真正的“新中国画”，什么样的才是“与群众共欣赏的中国画”。



略谈吴冠中的画

吴冠中（又名吴荼），六十多岁。现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教授，他曾留学法国习油画，与当今旅法名画家赵无忌先生是早年的同学（赵在五十年代赴法，以东方画法作现代派绘画）。吴冠中是一位在艺术上“求实”的人，并无门户之见。

吴冠中先生是在力创一种“中西结合”的绘画艺术。在这个道路上走着的还有林风眠和黄永玉（此二、三位为最具成效者）。黄永玉在评论吴的画时说：“我将来一定喜欢他的画”。这

说明了在中西结合的绘画方面卓有成效的黄永玉，对于吴的绘画前途是很抱希望的，但对于目前的吴画似乎尚有保留意见。

吴冠中在作画时不拘成法，强调“大感觉”，画新鲜的感觉。为了抓住“大感觉”，大胆地取舍归纳，无论是造形还是色彩（特别结合了西画的色彩观），都是如此。我画猴吃枇杷果时，他说：“画这幅画要抓住三件东西，叶、猴、果子，然后安排如下颜色：黑黑的叶子，灰色的猴子，黄黄的果子！就抓住这些”！他说此话时紧握住双拳，很激动，就像他谈其它所有的艺术问题时一样。他是一个永远带着艺术的激情在作画的人！唯其如此，他的作品才能真正保持新鲜感觉，才能打动观众。

他有一幅作品，最能说明他怎样强调“大感觉”。在一片秋天的荷塘里，有一群北京白鸭在游戏。荷叶用深浅墨和赭石色点划出来，并不讲究形似，荷花也是草草勾就。在无数荷梗之中又以率笔勾得一群白鸭，“草率”得几乎分不清每个鸭子的形状。朱红色的鸭嘴、鸭足，也点得极“随便”，有的竟点到鸭嘴以外的地方去了。骤看之下，整幅画都画得潦潦草草。但是，退远一看，极好！画面恰好表现出：一片秋黄——密叶繁梗的荷塘，在秋风和鸭群之中摇曳

摆动，而鸭群则在秋荷之中时出时没，时聚时散。虽然眼前“目无全荷”也“目无全鸭”，但有的却是一派秋色，勃勃生机，仿佛令人听到了秋荷飒飒和鸭群呷呷的声音。

吴冠中另一幅名作《晒鱼》，整幅画面除了鱼还是鱼——由近及远，从山上到山下，都是曝晒在架上的大鱼，也看不到晒鱼的架子，只看到层层叠叠的鱼……一直到远处的山下。在画面的一个角上是小小的渔村，村后则是碧蓝的大海。笔法是吸收了传统的写意笔法，用很“率”的线勾出。从鱼到村子的房屋都概括得几乎“符号化”了。整个画面都被一尾一尾的鱼所充满，它重复又重复，重复本是一般作画所忌用的，但这种“符号式的重叠”造形方法非但不令人感到单调，反而使人感到一派丰收景象，“用当通神”“恰到好处”表之。

这画不仅造型单纯，用色也极单纯。鱼是灰色的，屋是红色的，海是晴天特有的颜色——碧蓝的。如此概括、单纯的色彩，却并未发生“单调”的可怕后果，反而产生了特别突出一种感觉的效果——突出那紧紧扣住主题的一种主要感觉的效果！

什么是艺术创作的源泉，下面的故事，也许能略窥吴冠中见解一斑。他在一次讲座中